

深情空间

灯火可亲

□ 聂淮

窗外的冬夜浸着霜气，风掠过窗棂，卷起一阵细碎的声音。我起身拧亮桌角的台灯，暖黄的光漫开来，瞬间裹住了一室清冷。这盏灯是搬家时从老屋带来的，塑料灯罩已有些泛黄，灯杆上还留着儿时用蜡笔涂画的痕迹，像一枚刻着时光的印章，轻轻一触，就能勾起满屋子的回忆——尤其是关于父亲的，那些藏在灯火里的、朴素又温热的片段。

灯光落下来，不疾不徐地铺满桌面。摊开的稿纸泛着淡淡的白，笔尖划过纸页的沙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晰。桌角的玻璃杯里，枸杞与红枣在热水中舒展，氤氲的热气袅袅上升，与灯光缠在一起，晕出一片朦胧的暖。视线越过稿纸，落在墙角的竹篮上——里面是母亲前些天送来的红薯，表皮还沾着泥土的气息，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这红薯，和父亲从前在田里种的一模一样，饱满、甘甜，藏着土地的馈赠，也藏着父亲的汗水。

我总觉得，灯光是有温度的。它不像日

光那样热烈张扬，也不似月光那般清冷疏离，它就那样安静地亮着，像一双温和的眼睛，注视着伏案的身影，倾听着你心底的波澜。偶尔抬头，看见灯光里浮动的细小尘埃，忽然想起小时候的冬夜。那时老屋还没有装电灯，昏黄的煤油灯挂在房梁上，灯芯跳动着，将墙壁上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父亲刚从田里归来，沾着一身泥土与寒气，坐在灯下拉过一张小板凳，一边搓着冻得通红的手，一边给我讲田里的趣事——讲他种的小麦如何破土，讲他浇菜时偶遇的野兔，讲他趁着月光收割玉米的忙碌。

母亲则坐在一旁纳鞋底，针线穿过布料的嗤嗤声，混着火塘里柴火噼啪的轻响，成了冬夜最动人的旋律。我趴在桌上写作业，鼻尖萦绕着柴火的焦香、父亲身上的泥土味，还有母亲身上的皂角味。父亲的手粗糙得布满老茧，那是常年与农具、土地打交道留下的印记，可他给我剥橘子时，动作却格外轻柔，指尖的温度透过橘子皮传过来，和煤油灯的光

一样暖。那盏灯的光，便成了记忆里最安稳的底色，而父亲的声音，就是这底色里最动人的注脚。

后来老屋装了电灯，昏黄的煤油灯被束之高阁，可父亲依旧习惯在灯下忙碌。冬夜漫长，他会坐在灯下，仔细擦拭农具，把锄头、镰刀磨得光亮，为来年的耕种做准备。灯光落在他佝偻的背上，映出鬓角的白发与眼角的皱纹，那些岁月的痕迹，都藏着对家人的责任与对土地的敬畏。我常常坐在他身边，不说话，就静静看着他劳作，灯光将我们的影子叠在一起，温暖而踏实。那时总觉得，有父亲在，有这盏灯在，再冷的冬夜也不可怕。

再后来，父亲走了，搬进城里的楼房后，各式各样的灯换了一盏又一盏，可我总忘不了老屋里那盏灯的光，忘不了灯下父亲的身影。就像如今，这盏旧台灯的光，虽不及霓虹璀璨，也没有射灯明亮，却总能让人心安。它能照亮稿纸上的字字句句，也能照亮那些藏在岁月里的细碎往事——比如某个清晨，父

亲扛着农具在灯光下出门的背影；比如某个腊八，父亲帮母亲劈柴熬粥的模样；比如那些与父亲围坐灯下，分享一碗热汤的温暖时光。

夜渐渐深了，窗外的风似乎小了些。我放下笔，端起温热的水杯，抿了一口。枸杞的微甜漫过舌尖，灯光落在杯壁上，映出一圈柔和的光晕。远处的高楼亮着零星的灯火，像散落在夜空中的星星。忽然觉得，这世间最动人的光景，从不是繁华盛世的灯火辉煌，而是寻常岁月里的一盏灯，一个家，一个牵挂的人。是灯下的一碗热粥，是灯下的几句闲谈，是灯下父亲温柔的眼神，是灯火可亲，岁月安然。

灯光依旧静静地亮着，像一朵永不凋零的花，开在寂静的夜里，开在心底的柔软处。它陪着我走过一个个独处的夜晚，也陪着我回味那些与父亲相关的时光。原来，灯火可亲，从来不是灯本身有多温暖，而是灯下的人，灯下的情，灯下的岁月，让这束光，有了直抵人心的力量，也让父亲的模样，永远留在了这温柔的光影里。

非常记忆

糕点的旅行

□ 都国胜

“过了腊八就是年”。眼下，城里的年货节热热闹闹地办了起来，商品琳琅满目，顾客摩肩接踵，一派欢乐祥和。马年春节将至，满街飘香的年货点心，忽然勾起了我一件尘封多年的往事。

一九八六年腊月十八，那天是父亲生日。他的一位老战友特意从外地捎来一盒糕点。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这可不是寻常物，金贵又稀奇。

那盒子不大，通身裹着鲜亮的红纸，系着金黄色的细绳，看着就很期待。我总觉得，哪怕不打开，也能闻到里头透出的甜香。

趁父亲转身的工夫，我悄悄打开了盒盖。八个格子，八个糕点，圆润润、黄澄澄的，散发着一股甜腻浓郁的香气，勾得我的口水直流。我正要伸手，父亲却转过身来。

“干啥子！”他一声呵斥，一把夺回礼盒，顺势合上盖子，转身就进了里屋。

我急得哇的一声哭出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撒泼打滚，两脚乱蹬，眼泪鼻涕糊了一脸。地上是新夯的泥地，硬实得很，竟被我蹬出几个浅窝。可父亲竟连头也没回。

他把那盒糕点收进了家里唯一的木柜，挂上了一把铁锁。我趴在柜门边，从缝隙里拼命往里瞧，却什么也瞧不见。心里空落落的，像缺了一块似的。

几天后，父亲去舅姥爷家做客，我也跟着。那盒糕点，被他恭恭敬敬地递了过去。舅姥爷打开盒盖瞧了瞧，眼里闪过惊喜，随即合上盖子，转身收进了里屋。再出来时，他抓了一大把炒花生，递给我：“拿着，娃儿。”

我满心盼着他会分我一块，希望到底还是落了空。失望之下，我扭身不肯接。父亲替我一把接过，塞进我的裤兜里。花生壳互相摩擦，那干沙沙的脆响，像是在笑话我的馋嘴和失败。

后来我才懂：那样一盒新鲜的礼物，在缺少少穿的年代，谁会舍得自己吃呢？它是人情，是体面，是要在亲戚邻里间流转的“宝贝”。

没过几天，这盒糕点又出现在了邻居高爷爷的八十寿宴上。在一篮子鸡蛋、两包红糖、几把挂面中间，这抹鲜红显得格外扎眼，格外气派，给寿星添足了面子。高爷爷捧着那抹鲜红，笑得合不拢嘴。可这份体面，他也同样没舍得享用。没出几日，这盒糕点便又像一位沉默的旅人，随他踏上了新的旅程。

老话说：过了元宵，年才算完。元宵节那天下午，这个几经辗转的礼盒，竟意外到了我奶奶手中，只是那抹鲜红已褪了色，盒子也软塌塌的，边角磨得发了毛。奶奶揭开盒盖，取出一块递给我：“吃吧。”

我接过来，看也没看就塞进嘴里——下一刻，一股又苦又涩的霉味在嘴里炸开，呛得我眼泪直流。

“呸！呸！”我全吐在了地上。奶奶不信，接过我手里剩下的一半，轻咬了一口，立刻皱紧了眉头，赶紧吐了出来。

她盯着地上那摊糊状的东西，半晌，无声。

“丢了可惜。”她终于开口，声音很轻。然后蹲下身，把糕点掰成碎末，全撒在了院子里。

几只鸡立刻扑腾着翅膀冲过来，争先恐后地啄食。奶奶担心鸡吃多了会被毒死，赶紧操起竹篙，不停驱赶。

“毒死才好呢！毒死了，就有鸡肉吃了。”我忽然有些解气，幸灾乐祸的。

“你个憨包儿！鸡死了，你的学费哪来？”奶奶猛地抬起头，扬手就要打我，却终究没有落下来。

四十年光阴，就这样倏忽而过。如今的日子，早已换了人间。吃穿用度不再愁，城乡处处见和美。人们穿衣讲究剪裁，吃饭注重营养，再也不是那个为一块糕点牵肠挂肚的年月。

可记忆深处，那褪色的礼盒、发霉的糕点、争食的鸡群，还有奶奶那扬起又放下的手掌，依然清晰如昨。它们成了烙印，让我在今日的富足中常怀清醒：莫忘来路，珍惜当下。

这，或许就是那盒糕点兜兜转转，走了那么远的路，留给我最朴素也最珍贵的人生滋味。

温馨时光

年集上的母亲

□ 孙志昌

腊月二十八的早上，天还灰蒙蒙的，母亲就站在窗外小声说：“再晚一些，好菜都被人家挑走了。”我赶紧起身，看见她已经提着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袋站在门口了。今天是年前最后的一场大集。

集市占了老城那条斜街，远远地就听见混杂的声音涌过来，人们不约而同地往热闹的地方扎。

母亲一到集市就像鱼儿入水一样，在摊贩中间穿来穿去，我跟在后面像一个笨拙的随从，她蹲在菜摊前捡起一个土豆，拇指轻压在土豆皮上查看色泽，然后靠近闻一闻土味，摊主只

是笑一笑，并不知道这是懂行的人买货。

转到卖鸡蛋的老汉那里，母亲接过一个鸡蛋并不着急，她小心翼翼地举起来对着冬日晦涩的天光眯着眼睛仔细看，那一刻，她的侧脸在晨光中显得格外沉静，眼神专注，像是在看一件宝贝，旁边的一个青年用手机“嘀”一声就把盒装的清洁蛋扫走了，母亲把挑好的还带着草梗和谷壳的鸡蛋一个个稳稳当地放进垫着软布的篮子里。

集市的声音很厚重，南头卖鱼的大哥拿着喇叭一直喊“活鲤！一条十块！”北头卖春联的人，一张红通通的脸对着人群，更多的吆

喝声不用电喇叭——新磨的香油、豆腐……在寒冷的空气中，这些带体温的声音被撕裂成一道道热腾腾的口子。

我手摸的东西渐渐地多起来，翠绿的莴笋、油纸包着的五花肉、小捆的香葱……塑料袋提手勒在掌心，有点疼，但这种真实的疼却让人心里有种奇怪的踏实，重量就是对“年”最直接的解释。

母亲在一处卖芝麻糖的小摊前停下脚步，熬好的糖浆掺上芝麻，铺在青石板上摊平压实，再切成不规则的方块，卖东西的是个满脸皱纹的老太太，动作较慢，母亲看了一会儿

就买了两包。“小时候你就很喜欢，吃得到处都是。”她轻声说。

我的心突然软了下来，原来连我自己都已经记不太清的那些日子，是母亲悄悄帮我存着，在最后一个热闹的年集里，在扫码和皱眉共存的人世间，她固执地用自己的方式帮我找到了家最开始的样子。

回来时，细雪无声地落下，母亲走在前半步，她那白发的梢头很快也染上了星星点点的白色，沉重的脚步压在脚底干涸的泥泞路上，盛大的、嘈杂的、满是泥土味儿的告别仪式就这样悄然而至，在身后留下了一个又一个的脚印。



筹备新春年味渐浓

新春将至，年味渐浓。各地举办年货大集、写福字春联等活动，人们选购鲜花、中国结等饰品，迎接新春。图为1月5日，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黄庄镇后崖庄村，书法家为村民书写福字和春联（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黄福兴摄）

诗意绿洲

火柴的燎原

□ 邓时光

他划燃一根火柴
在夜的东方
咬开一角
星火便漫过山川河流

点亮世纪的黎明

他的思想微光
在八角楼的上空
载着百年民族的梦
驶过二十世纪的风浪
又锚定二十一世纪的航程
在落笔与演讲的惊雷间
缔造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他俯身

贴着黄土高原的温度
音容落进宝塔
就长成了南泥湾的庄稼

他纪念张思德
每一个字
字字照亮着
这艘驶上伟大复兴
的航船

天安门的城楼上
他一声宣告

中国人的脊梁
从此挺成了昆仑的模样
那面写着“人民”的旗帜
在世界的天空作响

鸭绿江的岸边
他掷下一枚石子
激起的浪涛
挺起新中国的尊严
打出一个新秩序
从此刻进民族的骨血

世界听见东方的回响
中国人民是惹不得的

今天，我们捧起火种
纪念一根火柴的燎原
纪念一面旗帜的飘扬
沿着他指引的方向
以思想为骨 以万年为纪
让东方的风骨
永远挺立在苍茫大地